



• 10440

白蘇齋顛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宗道著

第

中道

察校



說書類

讀孟子

孟子一書只是以性善二字為主此善字非善惡之善如大學所謂至善也性離文字離言說離心緣不可見矣見之於初發之情耳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白蘇齋集

卷之十九

一

善矣乃所以為善也蓋論性難矣舉其全則豈惟第一念是性即念外生念千狀萬態總是性也何也若無本性不生忘念故即性邈其初則豈惟念外生念千狀萬態者不是性即第一念總不是性也何也性本離念念即離性故云非性譬如論月之全則第二月是月也以至光彩隨地或長或斜或扁或方名莫非月也何也無真月則無餘月故皆是月論月之體則隨地光影非月也即第二月名非月也何也惟一月真餘俱是妄故皆非月故為月之雜見而遂取隨



地光影以為月則或有疑月是長者矣有疑月是扁者矣有疑月是斜者矣有疑月是方者矣不愈遠而愈失其真乎不若第指二月為近之何則第二月離月非遠雖曰幻妄體相全同也論性亦然為其不可指示而遂取念外生念千狀萬態者以當之則或疑戕賊是性者矣湍水猶性者矣生是性者矣食色是性者矣惡是性者矣有善不善是性者矣可善不可善是性者矣不愈遠而愈失其真哉不若指第一念為近之何也第一念離性未遠雖曰情識尚屬自然

白蘇齋集

卷之十九

二

也戰國之時人不知性體無責矣而乃以把柳湍水食色等昭昭揭于天下曰此性也則何所不至其害可勝言哉孟子生乎此時何忍不方便救援是以論天德論王道俱專提第一念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仁義禮智以禮義悅心為心之所同然以愛親敬長為不慮不學之知能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以克其有所不忍有所不為不可勝用之仁義而取誣于狹提稍長之年乍見入井之時噤爾蹴爾之頃其論王道也定天下則決之不嗜殺人之一念王

天下則決之不忍齧觶之一念治天下如運掌則決  
之休惕赤子之一念而總歸之曰性善可謂香中藝  
其牛頭水中飲其甘露其有功於斯世斯民大矣豈  
惟孟子自精一執中之傳以至於今所謂顯說者亦  
惟此第一念而已矣所謂執中者以此執也所謂克  
明者以此明也所謂一貫者以此貫也所謂致知者  
致此也所謂率性者率此也所謂修道者修此也所  
謂養氣者養此也所謂定性者定此也所謂主敬者  
主此也若夫一片本地風光乃天地未分父母未生  
時消息而中庸首揭曰天命之謂性者雖孔子孟子  
窮其玄辯亦不免轉說轉遠耳雖然苟有默契吾孔  
孟不說之說者耶所見飛潛動植墻壁瓦礫皆深譚  
天命之性又何杞柳湍水諸論而為性外之譚者乎  
夫桓文定霸之業豈不偉哉固當時人之所不能  
名當時人心之所共駭為奇者見齧觶之牛而動心  
即人誰無是心且誰有執此為奇者而孟子所取保  
民而王乃在此不在彼何也嗟夫寧有人人之所不  
必能而可通之人人者乎寧有人心之所共駭而可



聰屬乎人心者乎夫惟人心兩共能而心之兩共安者乃可以治天下矣且以力服人布綵于焦茅也以羊易牛之一念則叢幾于靈根也不翔遠甚齊宣衣藏明珠而津津渴慕他人之砥砮不為其易而為其難舍其上而趨其下者不亦可笑矣乎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于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孝弟也者鼓鑄一世之大洪鑪點化庶品之大還丹也各老吾老各幼吾幼各親吾親各長其長聖賢何嘗救焉以白齋著集

卷之十九

四

治天下為事哉因民而已矣何嘗有為哉自然而已矣乃獨以無為自然歸老莊者何歎

友人問知言養氣大意余曰聖賢學問只是箇不動心曾子述孔子之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定靜安便不動心慮便是不動心的作用知止便是不動心的工夫也曾子得孔子知止之學便能自反而縮孟子得曾子自反之學故能養氣知言須知知止自反知言養氣總是一樣總是不動心之的訣也舍此而談不動心者都是硬



作主張的與聖賢天地懸隔如告子孟賁北宮黝孟舍施等便是不動心之外道也譬如要樹不生將樹枝葉縛了縱然不殺他生意原不曾絕畢竟如何即得不生須是向根下着一刀方得要心不動硬作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暫時按伏得住其偷心怎得絕即這硬不動的便是偷心了也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何異縛樹枝葉而求樹之不生者乎如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他分明自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這兩不得便是他受病根本已是蠢動了也乃曰我只一箇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不動心的根本故說養氣非求之氣知言非求之言總在心上作功夫氣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則氣不期養而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所以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蓋告子不顧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顧求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孟子告子之得失者無他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是縛枝葉的孟子正所謂根下着刀者也義即是心求得於心便是集義集義



則知言養氣都在裡許了所以說到知言處只數語無工夫如何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便是此孟子一生學問大頭腦直接聖人之傳處看此處那得草草大抵人不是作意即是忘懷舍此二途便無措手處纔忘懷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纔作意便是正了便是助長了直是趨向無路淩泊不得親之如火火聚透之如生錢譬古人教人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竅默通人只有此四路把來一時塞了却要他別尋

一路難哉難哉不知此正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一步於百尺竿頭翹兩脚於獨木橋上自爾浩然之氣一時養就差別言語一時知得方悟此心竅靜活潑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亦不動是為大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亦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之處方纔是孟子之不動心曾子之不動心孔子之不動心一切聖賢之不動心豈告子輩之所能知哉

李卓吾先生有四書義數十首予最愛其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篇後二股云心無時而不動故言之  
動即心之動初不待求之而後動也既不待求而動  
矣而又何惡于求耶心無時而或動故言雖動而心  
不動而又豈求之所能動也既非求之所能動矣而  
又何害於求耶看他徹的人出語自別

友人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意何如余曰若論天  
地未分人物未生時直是沒開口處及天地既分人  
物既生乃有仁義禮智名字雖有名字實無形相雖  
然已生實即未生的消息正所謂性體也然既有本

白蘇齋集

卷之十九

七

體便有教用如所謂不忍人之心是矣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總是不忍人之心友人問羞惡辭讓是非如  
何也是不忍人之心余曰內之耳目口鼻意與外境  
相觸神感神應不由人不惻隱不由人不羞惡不由  
人不辭讓是非要忍也忍不得故總屬之不忍也友  
人又問惻隱等心何不便名仁義禮智乎曰仁義禮  
智是體惻隱等是用無感時則名仁義禮智有感後  
則名惻隱等如惻隱緣孺子感之而有羞惡等六各  
因感而有無感則寂然強名仁義禮智耳友人曰無



感則無有如何又有仁義禮智之名余曰其實只一真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譬如空一而已在房則曰空房在堂則曰空堂在亭則曰空亭在方器則曰方空在圓器則曰圓空因房堂方圓等器故立差別空名若無房堂等即空名亦不立也又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石縫煙則知有火見囊中尖則知有錐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處見得耳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盖人是天地之生機既是一團生機如何忍得所以各各有不忍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減者也但凡民初觸物便有隨即昏昧如石火忽現倏然便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使用出來治天下若運掌耳人聞說治天下如運掌便謂先王有多少奇特豈知却甚平常只從人人皆有的副不忍人之心作出耳如何見得此心人人皆有即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

見矣謂之曰乍見隨感輒應那有毫髮許別意纔入  
正所謂第一念也蓋此箇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  
入第二念如第二月非是月影禪家謂之現量轉入  
第二念便是比量非量矣此如九轉靈丹一點則瓦  
礫皆黃金堯舜得此一點將滿世界化為時雍風動  
故曰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夫不忍於不惻隱則當羞  
惡時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辭讓是非時決不忍  
於不辭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其必非人類而  
後可也且道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麼這不是別  
的就是人所驚駭以為決不可能之仁義禮智的端  
緒也可見盡天下人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然怎解  
如是惻隱如是羞惡如是辭讓是非人柰何自菲薄  
哉而謂己不聖人若也且如人必有四體然後成人  
四端就與四體一般誰人信自己有四體者誰人  
以有四體為奇特事者柰何不信己有四端柰何以  
有此四端為奇特事哉說到此尚恐人信不及又以  
惡名激他夫賊其身賊其君便盜跖聞賊名也不甘  
豈不是天地間第一惡名今不信有四端便是這般



人了可不懼哉孟子無柰戰國人人麻木何說得痛的的真是令人墮淚我輩猶迷信不及豈惟孤負先賢亦乃辱末自己也夫四端既是決有的宜乎通得  
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  
隱及見鄉隣失所者又全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病  
在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充了便如始然之火  
必至燎原始達之泉必然盈壑又當知知即是擴充  
非知了又另去擴充也蓋即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  
是擴充知之一字竅是喫緊如所謂百姓日用而不

知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聖凡之隔隔於一時耳  
故伊尹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千古聖賢  
設教只是教人一知便了擴而充之便可以保四海  
與治天下如運掌之先王比功而並烈若還不知而  
充之莫說保天下便自己妻子也保不得人雖至下  
劣豈可不求保妻子乎而可不知為也要知帝堯克  
明峻德當其初明時四海已保合在一念中時雍風  
動特粗迹耳孔孟雖微賤無一毫功業在春秋戰國  
不知已保合四海於一念中了桓文源頭不明就能

九合海內之止是以力服非心服非心服豈得為保  
合者聯屬之意余往歲居村中有人說傳記至龐氏  
捨柴買魚作衣奉姑處其時坐客都出淚予視一客  
其容收淚而笑蓋其慙也余曰你不須慙孟子所謂  
苟能充之便是克你這一滴淚你這一滴淚不數鮫  
人一滴珠也且你一向是凡民今幸而作一刻聖人  
而又慙乎予因思坐中數客有妻子全不相聯屬者  
這便是不保妻子的人不是別人就是先間聞龐氏  
事而出淚者倏而聖人又倏而下愚下愚聖人信不

隔一條線也可哀可懼余讀此章知孟子以齊王猶  
反手其胸中素定矣豈有如公孫丑所疑動心之理  
乃有謂孟子不能至而強欲王者是何言歟考亭答  
梁文升書云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  
第一義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  
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第二  
節工夫又只引成覿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  
此教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  
私在這裡此外更無別法伯安先生編朱子晚年定



論有此一段較之註解四書時見解真大異矣安得  
考亭於他註不安者一一改正如此說之直截痛快  
也耶願學者徒稱法遠亮禪大能誦經講論而不知  
其見曹溪馬祖後消息可嘆也

赤子之心無分別無取捨所謂第一念也大人事業  
只用第一念有餘裕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者也然熾然分別取捨未嘗失赤子之心又當  
知有這箇道理

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靈知乎則血氣之屬必有

白蘇齋集

卷之十九

十一

知凡有知者必同體禽獸固未嘗異于人也禽獸之  
所以異於人者安知乎則一切凡民出入息何者  
非妄見利即趨見害即避人又未嘗異於禽獸也然  
則所謂幾希者安在乎曰人與禽獸共由此道而可  
使之知者獨人耳此其所以少異也裴公休曰鬼神  
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猶歎之悲可以整心慮趨正覺  
者惟人道為能耳人之異於禽獸信在一知也舜明  
於庶物察於人倫則為千古之極聖百姓行矣而不  
著習矣而不察則為襟裾之禽獸然則知與不知所

係甚大也人聞罵之為禽獸者誰不攘臂自我觀之  
宜急求脫禽獸之實不必怒其名也

庶物人倫百姓日用獨舜能明能察耳由仁義行如  
孔子所謂從心不踰矩也即伽文亦曰隨順覺性行  
仁義便攬入思勉墮於情識非從心矣非隨順矣

古人喻論心者曰如有一人曾於七處住止適人問  
月出沒於何地首則曰月自水東出而水西沒曾居  
水國見之又云月自山頂出而山下沒曾居山中見  
之又云月自城頭出而城外沒曾居城中見之又或

白蘇齋集

卷之十九

三

指月出沒于舟之左右樓之上下村之前後郭之東  
西皆其曾居而見之而智者咸不許其說當知彼所  
指處未嘗非月也惟是月實不於此七處出沒原其  
兩指之謬者無他雖隨處見月惟未曾仰天一見耳  
如告子所指杞柳湍水食色無善無不善又或者謂  
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與論月  
出沒于七處者何異彼固非無所見而漫說者其柰  
東于西見何哉世有能仰天一見者始默契孟子性  
善之說於言外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性體也性發而為情曰生用也若  
論性體則凡有血氣無有不同者固無與人與犬牛  
矣正猶白之謂白無不同也若發而為生於是各各  
不同如人食芻豢牛食草犬食穢以至居處莫不各  
異正猶白羽之異於白雪白雪之異於白玉也告子  
不知性體而以生之謂性則雖欲同之而不可得矣  
故孟子舉雪羽玉之不同者以詰之而告子又強同  
之至於人與牛犬即三尺童子知其嗜好之不同也  
而告子猶能強同之乎是以彼雖強辯名無可措詞  
白蘇齋集

卷之十九

十四

矣雖然性無同異因異立同異既不立同又何有此  
又孟子性善之奧義也

鄧豁渠曰睡着不做夢時此是沒沾帶去處言思路  
絕煙火泯滅五丁不能張力六賊不能窺測是謂向  
上機緣言之又矧然人安得不睡時有此消息耶平  
旦雖未與物接然獼猴正醒却已落覺寤獨頭非緣  
未來但不至東跳西躩之極耳故曰好惡與人相近  
也者幾希人所謂本來人也余謂學者只愁不識獼  
猴本來面孔耳若也識得決不賤跳躩而貴安靜矣

即熾然好惡却與睡着不做夢時一般耳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夫當耳聽物目視物之際是渠自見自聽而無闕于心耶之官則思夫觸物遇境由耳聽目見乃思耳又豈心自思而無闕于耳目耶此不容不疑者如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知故不應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不能分別亦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意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惟識過

白蘇齋集

卷之十九

五

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昏禘人必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夫有能於此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一旦豁然則意根既返其源而耳目口鼻俱一時解脫矣自能鑑超于機先聞在於聲前豈非泯六體之大人哉

好善與強知慮多聞識正相違強知多聞必沾沾自好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聖賢論學頓漸雙標以俟上中下根人各取證焉如說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便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便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  
焉盡心知性節所謂頓學也存心養性節所謂漸學  
也夭壽不二乃合頓漸俱證超生死田地所謂及其  
成功一也程子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  
敬以持養之心是發明盡心存心二節之意何等不  
曉

夫心量之大非數等譬喻之所及也心生虛空虛空  
立世界所以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則心量之  
大何如哉而人乃取物交物之影相認之為心如人

白蘇齋集

卷之十九

去

夢為蟻渺渺然蟻也而不知其實人也衆人心括虛  
空而誤以為在形骸之內方寸之間何啻人之自惑  
為蟻乎然雖惑為蟻而未始非人也雖小其心而心  
未嘗小也特不能盡心之量耳而其咎安在乎咎在  
不知性知性則微雲散而太清朗泡沫消而大海現  
有不盡其心量者乎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  
性則性之所從來也無不知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性之所從來也

萬物皆備于我矣此我非形骸之我如釋典所謂常

樂我淨之我也萬物皆備于我如釋典所謂色身外  
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人恨不能  
反身耳若能回光返照則根塵之虛妄俱消本地之  
實相獨露所謂誠也至此煩惱重障當下氷釋樂可  
知矣其或未然則又有強勉之漸學焉我也誠也仁  
也總一真心但異名耳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  
於性則纖雲之於太虛也微塵之於五嶽也世人駭  
時雍風動之績而不究堯舜廣大之心是見纖雲而  
不見太虛見微塵而不見五嶽者也此莊生所以比  
之于井蛙歎

白蘇齋集

卷之十九

七

治平事業俱泯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聯續  
盖性者雜念者也故曰兩性不存焉

不定者世無一人而不具人無一刻而可離包宇宙  
而不易亘萬古而無遷所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舍  
此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俱為分也

仁義禮智根于心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惟根  
於心所以曰分定也



虛靈之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故不見有一法可  
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兩取則有所捨矣揚子  
取為我墨子取蕪愛而子莫執中夫有取則有所捨  
捨則其所廢者多矣故孟子惡執一而謂其賊道蓋  
謂之曰執則兩執非道固賊道即兩執全是道名賊  
道也故佛家有人執法執之說又信心銘曰至道無  
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朗白又曰執之失度必  
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普司馬溫公謂此心未  
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為得術乃復為中所繫縛蓋  
信乎執心為道之大害也

余觀圓覺經曰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  
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又曰覺悟清淨  
圓無際故當知六根徧滿法界徧滿故當知六塵  
徧滿法界塵徧滿故當知四大徧滿法界由前言之  
則形礙情識總屬幻緣由後言之則墻壁瓦礫收歸  
妙覺又何形礙情識而為性外之物者乎故曰形色  
天性永嘉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亦此意也由迷故即轉佛性為無明由悟故不動幻

身成法身夫幻身化為法身所謂踐形也非聖人其  
孰能之程子註此句曰能充其形蓋幻身稊米而法  
身太倉也故曰充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與人一合相不可得  
說箇合而言之道也早是孟子方便接引之辭學者  
乃以人求仁是使道覓道也展轉成二矣况復求之  
聞見解會何異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不知隔了  
幾重公案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白蘇齋集

卷之十九

十九

光輝之謂大若謂本地風光實泊然其無可欲也非  
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也故必  
化之而後入聖化者若冰雪之消化也至此始能了  
悟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而化在也至于聖  
而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所化  
非惟人不能知即己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  
姓一樣方謂之神昔黃蘗謂裴公休曰言化城者謂  
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  
城言寶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



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夫聖而不可知乃稱寶所前並是化城耳

龍溪論鄉愿極細極微真能令學者赧然慚又惕然懼也其言曰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以求媚于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謂之同流者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者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污深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猶惡之鄉愿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又曰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成世若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于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况聖人之道乎

余嘗以講學勸一友人友人曰吾只做篤行君子便了講學奚為余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即無論閭閻一民其廷臣自禹臯而外豈無行誼卓犖忠孝克盡如你所欲為者而可以聞知者獨此兩聖人且所謂

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何物耶可舉以教我乎且你  
起模作樣去為萬行君子又怎得即學到圓成也只  
是鄉愿耳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若曰吾去聖人之世  
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較之五百餘歲後聞道差易  
矣然不有見知如曾子者我亦安得聞而知之乎其  
負荷此道可謂勇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雜說類

論文上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  
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  
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  
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  
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

一

言與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  
今今人所詫謂奇字與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  
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稱慧曰誦稱跳曰蹠稱取曰  
樾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証故史  
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為誰俾  
為使格姦為至嘉厥田厥賦為其田其賦不可勝記  
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  
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數  
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

司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  
士非乏未有公然搢搢古文奄為已有者昌黎好奇  
偶一為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空同  
不知篇篇模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為定例尊  
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即大怒罵為野路惡道  
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  
一傳百以說蓋說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  
尚多已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  
銜俱用時制今却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  
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

二

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為何鄉貫矣且文之佳  
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叙事如  
画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  
郡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  
處彼尚未夢見也而况能肖子長也乎或曰信如子  
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  
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  
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  
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



之意六期于飽口腹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已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殺族之肉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專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論文下

藝香者沉則沉煙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

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

三

必絕倒大氣者必蹶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蹶上指寇惟戲場中人心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必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必茫然不會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布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鈺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錢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于

曳白矣其可媿如此而又號于人曰引古詞傳今事  
謂之屬文然則二典三謨非天下至文乎其所以  
果何代之詞乎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二先生集二  
集在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迷誤後學有不容不  
辨者滄溟贈王序謂視古修詞寧失諸理夫孔子所  
云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為何物乎無論  
典謨語孟即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道家則明清淨  
之理法家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墨  
索則揭儉慈之理農家則叙耕桑之理兵家則列奇

正衰化之理漢唐宋諸名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  
諸公及國朝陽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彼何  
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鳳洲藝苑卮言不可具駁  
其贈李序曰六經固理藪已盡不復措語矣滄溟強  
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  
時遁辭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而不知其流毒  
後學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然其病源則不  
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  
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况有閒力



暇畧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  
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論大人小人

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朱氏解曰君  
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夫子夏篤信謹守人也為人  
者必不謹篤謹篤者必不為人果若朱解夫豈對症  
之藥乎愚意當云君子儒為人小人儒為己蓋為己  
則狹隘而為人則廣大也故孔子嘗曰矜矜然小人  
哉矜矜者守己之人也又曰大人之學在親民親民

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

五

者為人之人也譬如一家之中嬰孩滿室莫不整饬  
然徵飯索衣而被之噉之者則其父兄也蓋嬰孩小  
而父兄大也故吾所名小人者非加之徇私謀利之  
徒也徇私謀利之徒則謂之惡人豈小人哉吾所謂  
小人者斤斤自守之人也有一身之外即為胡越自  
全一身名節之外即無學問苟有利于人而損己之  
名決不為也即千萬分有利于人而一二分有損于  
名亦決不為也夫人一身搏六合之廣攬人物之夥  
而聚為大骸今縱不淫思游神于其間獨認自首強

足七尺之骸以為我而日高其蓋天蓋地之物以為之開騰守護竊竊焉避毀而遁譏是孟子之所謂從小體而不從大體者也雖欲不謂之小人不可得矣故大人者譬諸海洋變化種種蛟龍種種珠寶然糞壤宿屍亦溷其中也小人者譬諸尺潭清瑩徹底雖置寸鱗猶驚怖不定也然世人但觀海洋之濁而不睹其變化之大但取尺潭之清而不知其一無所用此大人之所以棄置于世也故當春秋之世則接輿沮弱為小人而孔子之轍環列國為大人當戰國之世則陳仲子之徒為小人而孟子之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以應幣聘者為大人然孔孟二大人固已當其身不免于季路彭更之疑而接輿陳仲子百世之後尚有好事者收入高士傳甚矣大人之難知而小人之有迷也漢唐以來大人之學不及孔孟而校其一時並肩之賢則小人之品亦未嘗不莛楹隔也故耕孫彊諫之時則有張子房為大人顧厨挑禍之日則有陳太丘為大人裴炎廷爭之日則有狄梁公為大人謝劉去國之日則有李女正為大人當其迎四皓



吊張讓褌裘牝朝周旋逆整之時比肩共事之人誰  
不厭其作偽罪為諂佞詬其穢濁而卒之大有濟于  
時艱其涎旁怒罵之小人亦陰受其在霞而不知固  
無異小兒飽噉熟眠忘其為大人之賜也雖然余所  
謂小人者真小人也若陽樹名節陰獵顯賸此又小  
人之罪人矣

論用才

君子有才者如張子房諸葛孔明謝安石房杜韓范  
諸公是也君子無才者如萬石君父子盧懷慎王介

白蘇齋集

卷之二

七

甫諸公是也小人有才者如韓非商鞅桑弘羊諸公  
是也小人無才者不足論有才君子如神龍然飛天  
駕雲膏沃萬里無才君子如仙鶴孔雀置之園囿之  
以粧點風景有才小人如後鷹快馬可以擊狐搏兔  
負重致遠無才小人則凡羽兕毛徧地皆是也大抵  
神龍難得而仙鶴也孔雀也鷹也馬也人間不乏故  
為養鶴之道者處之茂林脩竹清流之間而已為畜  
鷹養馬之道者多與梁肉以致其死力慎加條韁以  
妨其颺去然後心之擊狐搏兔負重行遠則無不如

意也若夫凡羽冗毛彼泛汎然生天地間聽其自活  
自死不必問也故清階雅秩林水也重爵厚祿梁肉  
也文法者條韁也劇地冲邊則搏擊負載之任也故  
孟子曰尊賢使能尊者隆以禮數也使者畀以事權  
也又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位者虛佐職則實職也  
盖自古待賢能之道其不同如此矣故夫介潔自好  
之人而處以劇地困以衝邊是駕鸞放鶴而望其獲  
禽也長駕遠馭之士而列之卿寺間散之署是繫鷹  
駟而傳馬足也卒使兩長俱匿而國家不收其毫末  
之益豈天所以生此兩人之意哉然心術可履而展  
錯難偽故有才之小人常易見而無才之君子常難  
知晚世過信德而過疑才重無用而輕有用崇虛而  
黜真進名而退實非古人察能授官之義也

不肖

君子不器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不成器不克  
肖此衣冠之蠹也里閭所穢而題才者所擲也而大  
才全才不幸似之非真正具眼豪傑豈能賞識乎牝  
牡外乎然不器不肖所謂大才世不恒出其近似者



則漢武帝所謂跡馳之士是已其人徃徃狂妄任達不拘繩墨六非肉眼所能輒賞如陳平一縣書笑羅友好同人祠徃丐餘食狄梁公縱博朝堂禘佞倖裘張齊賢前揖羣盜乞食受金寇萊公飛鷹走犬致母投鎗流血嗟夫此等行迳似未可向致堂諸公道也

### 讀子瞻范增論

子瞻范增論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又謂其去當于羽殺宋義時余竊謂不然宋義承救之策甚踈且狠腹自用聽其所為必至敗事項羽殺之未為

蘇齋

卷之二十

九

過也增曷以此去哉兩虎不俱生當義羽相待之時羽不殺義義必殺羽事在呼吸不容遲疑乃于立談之頃立斬上將如晴空轟雷掩耳不及諸將股慄毛豎不敢支吾當是時兵未至鉅鹿足未履秦關而已氣蓋天下矣增功名士遇此英傑得其主矣柰何言去救趙之後增為未將安然殺義之謀非增教之耶觀鴻門示缺至于其三其決于殺沛公也固知其決于殺義也至于發疽以死則增實自取之非羽之罪也安有為人臣當主前援劍撞斗大罵墜子而其主

不艱然大怒者然羽竟不怒待之如初其知增信增  
何如在後之疑增則迫于平之奇謀詭策非羽本心  
也增剛悍之性稍見侵慢輒怒疑裂眦悻悻求去倘  
能濡忍旦夕平謀必露平謀露則羽待增當益厚當  
此時楚兵正強君臣謀合秦氏之鹿未知所歸也乃  
不勝匹夫之忿發疽以死何為者哉况羽倚增為謀  
主雖策不盡用不可謂非知己士為知己者死即羽  
事不成亦當白首同歸何忍掉臂棄之哉子瞻不惟  
取其去而又惜其去之不早何說乎大抵增一編急  
白蘇齋集

卷之二

十

三夫終非王佐之才張良以黃石之柔道佐高帝之  
忍耻固能就帝業以增之好剛使氣佐羽之嗜啞叱  
咤未有能濟者也而蘇子謂增不去項羽不止亦過  
矣

論留侯鄴侯踪跡

留侯鄴侯智謀既博即一生踪跡亦多合者兩侯俱  
儒者運籌帷幄料敵疑神此一合也留侯學辟穀導  
引輕身鄴侯名辟穀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鑠子骨  
此二合也漢易太子留侯安之唐易太子鄴侯安之



此三合也。呂后強留侯，食代宗強鄴侯，食肉為娶妻。此四合也。留侯遇黃石，授記為王者師，而鄴侯遇懶。賤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此五合也。兩公俱全，身名以歿，此六合也。兩公真雜優劣也。然而為留侯，易為鄴侯，雜何也？留侯言聽計從，而鄴侯憂讒畏譏，故也。一厄於楊國忠，而身全；再厄于李輔國，而身全；三厄于元載，而身全；四厄於常袞，而身全。非有蓋世之智，其免乎要之兩公，蓋神仙遊戲人世者也。非濁骨能幾也。

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論謝安矯情

謝安石新亭從容及圍棋賭墅等事，余少時每服其量，而疵其矯也。今乃知安石妙處，正在矯情。若出自然，有何難乎？譬如懸河之辨，一旦緘口一石之量，忽然止酒，乃見定力。若口吃而不言，惡醉而不飲，其誰不能乎？且自古英雄未有不矯而成功者也。怯者矯之以至于勇，勇者矯之以至于怯。拂之乃成順，則固功此類甚衆。雜以悉數，即如荆軻、韓信諸人，非世所謂殺人不敢眼英雄哉。然而勾踐怒叱，則隱嘿逃去。

市人窘辱則匍伏膝下非所謂矯勇為怯者耶若安石則真能矯怯為勇矣佛氏亦稱無生法忍忍之也者矯之也貧者必憂矯以樂富者必僭矯以禮聖人之道也人易自高矯之以下人易為雄矯之以雌老氏之學也若是則謝安石之矯吾猶恐其未至也而又何疵焉

讀淵明傳

口于味四肢于安逸性也然山澤靜者不厭脫粟而  
敬肥母者必冒寒出入衝暑拜起之勞人也何口體  
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

十一

二性相妨如此乎人固好逸亦復惡饑未有厚于四肢而薄于口者淵明夷猶柳下高卧寔前身則逸矣瓶無儲粟三旬九食其如口何哉今考其終始一為州祭酒再參建威軍三令彭澤與世人奔走祿仕以瘞饒吻者等耳觀其自薦之辭曰聊欲絃歌為三徑資及得公田亟命種秫以求一醉由此觀之淵明豈以藜藿為清惡肉食而遜之哉踈粗之骨不堪拜起慵惰之性不性簿書雖欲不歸而貧貧而餓不可得也子瞻隳括歸去來辭為哨遍首句云為口折腰



酒棄官。口體交相累。可謂親切矣。辟如好色之人。不幸稟受清羸。一縱輒死。欲無獨眠亦不可得。蓋命之急于色也。淵明解印而歸。尚可執杖耘丘。持鉢乞食。不至有性命之憂。而長為縣令。則韓退之所謂抑而行之。必叢狂疾。未有不喪身失命者也。然則淵明者。但可謂之審緩急。識重輕。見事透徹。去就瞥脫者耳。若蕭統魏鶴山諸公。所稱殊為過當。淵明達者。不肯受此不近人情之譽也。然自古高士。超人萬倍。正在見事透徹。去就瞥脫。何也。見事是識。去就瞥脫是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

三

六。其隱識隱才。如此其得時而駕。識與才可推也。若如蕭魏諸公。所云不過惡鬻就靜。厭華樂澹之士耳。世亦有稟性孤潔如此者。然非君子所重。何足以擬淵明哉。

儉約

盧懷慎奉身之具。纔一布囊。以席蔽雨。范蜀公與同遊。各攜茶行。溫公以紙為帖。蜀公用小黑木盒子。盛之。溫公驚曰。景純乃有茶具。杜衍第室卑陋。享客多用髹器。容有面稱嘆者。衍命盡取白金。燕具陳于前。

曰非之雅自不好耳。此三公皆天性儉朴，非由矯飾。第五倫身為二千石，而其妻不免自爨。王良身為司徒，而使其妻曳柴，則我不能知矣。若馮道居茅菴，卧一束薪，以憂歸里，躬自樵爨，清苦極矣。若淡然無欲者，然而事四姓，奉十主，忍不可忍之辱，而不忍棄一官，又何也。吾親見吾里數人，儉嗇事極可笑。其一以貲雄谷昇村，食惟稀糜，獨能厚餉，挿秧傭。然每食一粥，一醬傭者食畢去，而雞遺矢案邊，其人見而嗟惜，以為醬也，遂斂之。其一為吾同村人，手致千金，病且

不肯餌藥，親友勸之，沉吟半餉，乃應曰：吾聞葛道人藥，殊驗，然無柰價太高，何不如且服陳打茭，炒藥耳。未幾死，聞者皆大笑。此輩豈知惜福之理，不過為兒子積耳。然如某子甲，喜放債，子錢極重，家累萬金，老矣尚無子，食兩粥，間日噉枯魚，與衆雜作通身瘡，黑若此人者，惜福乎，痴乎，吾不能知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叅校

雜說類

論隱者異趣

閔仲升不以口腹累安邑朱桃植結廬山中夏則裸  
冬緝木皮葉自蔽是隱之清者也許玄度隱永興南  
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神明逸廣置良田歲利  
甚厚是隱之濁者也袁閱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為戶

石集

卷之二十一

一

自曠納飲食張忠端拱若尸鑿地為窟以居是隱之  
靜者也梁伯鸞東出關至于吳寄居人廡下竟客死  
鄆林宗褒衣博帶周遊郡國獎訓士類是隱之動者  
也寒貧子窮巷小屋行乞自給是隱之窮者也楊王  
孫家累千金厚自奉養是隱之富者也王君公隱于  
會稽高隱于賞屠羊說隱于屠丘望之隱于巫夏子  
治隱于傭優孟隱于倡吳卒全瘦水惟願給酒樂餘  
年此隱于卒者也畢緘為宰相舅為行杖隸緘耻之  
特除楊令託以落舅猥籍津送入京為除一官楊至

論以相意答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此隱于  
隸者也

沈明遠所著寓簡載宣政間一老人居通衢第宅園  
池花竹幽深後房聲色侈麗奉養極厚午時不至廳  
事未嘗與貴士相接喜讀書議論甚高一夕歲暮雪  
中合樂張宴甚盛子弟侍坐夜久未罷而雪勢愈盛  
宰相趨朝騶唱過門老人顧子弟曰汝輩無忘意切  
名縱得顯位不免如馬上趨朝輩忍凍矣沈存忠筆  
談載石曼卿居河下曲隣有隱者曼卿訪之延曼卿

白集

集

卷之二十一

二

飲麗人甚多名執肴果持樂器一麗人酌酒以進酒  
罷樂作羣艷執果肴者萃立于前食罷則分列左右  
又三柳軒雜識潯南甘棠湖之南有益氏世業漁釣  
門闌蕭然竹籬茆舍主人出見客葛衫草履容止語  
言真江上漁人也舍四周皆漁器腥穢觸人稍即廳  
事如富貴家指使庄客聽命惟謹已可驚怪頃至中  
堂楹題軒楹皆以髹塗間以雕彩器服燦然奪目至  
于酒裁莫不旨隹久之出妓女三四人容色穢麗服  
飾灼爛兩唱皆京師新聲王氏明月篇載李時可者



名屬滕國人。僮喜結客。同時有楊維禎者。亦修狹  
四青衣。浮江過其家。時可訪之。舟中之器。黃金屏玉  
相半。時可開筵櫻桃下。瑪瑙作垆。紅羅輸霞之三。數  
麗人行。酒並絕色。以赤玉杯盛脯。白玉斗盛漿。皆盈  
尺。後挈家去。不知所在。三人者。自奉皆過于王侯。蓋  
抱竒才。負大用。而世乏具眼。不用于世。故頽然放于  
聲酒之間。以自排遣。斷乎當升之大隱之列。不可與  
卓王孫諸守財虜伍也。寓簡所載。老人夜宴。訓子語  
尤竒。其志憤激。其語似笑似罵。世有此等異人。而使  
之不用。豈非唱騶諸公之耻哉。中郎曰。不用他也好。  
不然。則必唱騶諸公矣。

瞿洞觀為余言。曾有以星術見王元美。時僚友數人  
在坐。爭談星命。元美曰。吾不用若算。吾自曉大八字。  
問何為大八字。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去的。

朱希真東方智士說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  
狂。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闢而非  
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饑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  
其國中。車馬奴婢。鐘鼓帷帳。咸備。一旦富人召智士。

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貸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輒聽子用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奴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寔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園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召綱紀讓之此地高廣而園不稱僕曰惟假公教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庠者增之曰如此以當暑熱如此以救風雨既藻其稅又丹其楹至于聚篝積灰扇蠅攘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

朝移夕改必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滿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切切焉惟恐園之未美也不覺閱歲尚未落也忽聞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第樂乎智士恍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園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躅蟲網琴瑟塵棲鐘鼎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我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歎憶憶



而死

宋時一老人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  
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乞留一言老人  
曰我何言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惟五更可  
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  
事皆是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  
時將得去者羅近溪語人曰某幼時與族兄訪一親  
長此老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對某兄弟嘆  
氣歸途謂族兄此翁無不如意者而數數嘆氣何也  
一蘇齋集 卷之二十一 五

先試謂我仕宦至為宰相臨終時有氣嘆否族兄曰  
誠恐不免某曰如此我等須尋不嘆氣事為之夫不  
嘆氣事即是臨終將得去者我輩壯年便當幹辦不  
宜更待衰老也

墮地小兒便解以目睨人以口求乳以手攬物饑之  
而泣飽之而止是何物也哉習也初生何習乎曰有  
之是天生薰染來者也使無此習則不生此人矣然  
則人固將任習乎曰輪迴業皆此為孽那可任也將  
除習乎曰無習無性無性無習習如何除性亦可

斷矣

友人謂余曰近來覺利心都盡尚餘名障耳余謂此  
孔聖人所難者子柰何易之友人驚曰聖人尚有利  
名心耶曰昔孔子不耻執鞭豈非利乎疾沒世而名  
不稱豈非名乎試內省種種思念猶種種意根果有  
離名離利時否竊恐一刺無名利則外之耳目口鼻  
內之心知意識幾于泯滅無遺惟就枕寤睡或者暫  
間而終終得失復現夢境然則人雖睡夢尚恐未能  
離名利也而况醒乎何也其眼耳鼻舌等為之祟也

蘇齋

卷之二十一

六

有眼即欲察色有耳即欲聽聲有鼻即欲嗅香有舌  
即欲嘗味有名即有利有利即有種種可意聲色香  
味以悅諸根無名則賤賤則無利無利則窮餓以死  
違悅耳目口鼻乎哉則人雖欲不好名不好利也亦  
不可得矣是故餅餌者稚子之利也布縷者婦人之  
利也谷粟者農之利也取直者工之利也積債者商  
之利也華膾者仕之利也閒適者隱士之利也功伐  
者志士之利也形體漸大好利彌廣然俱是餅餌之  
物心所變化耳稚子而譽以慧則悅婦人而譽以賢



則悅農夫而譽以勤則悅工譽以巧則悅商譽以良則悅仕譽以鄉相則悅隱士譽以巢許則悅志士譽以臯傅則悅彤體漸大好名彌奢然俱是悅慧之初心所暢發耳稚子好其小壯夫好其大知者好而巧愚者好而拙小則易見大則不覺拙者可厭而巧者難知也安見小者為好而大非好耶拙者為好而巧非好耶然則古有揮金塵玉者彼豈好利人乎曰此精于利者也好其大而忘其小故逃名之士名轉附焉離曰逃之其實就之也然則名利固無害耶曰大

白蘇齋集

卷之三

七

有害季倫以利殺身而稽康以名殞命其餘不可勝數名利至毒何可好也然則凡民不可好而聖人又奈何好之曰惟聖而後能好聖人之于利名也我情既爾恒物當然各安其利共享其名孔子之兩繫以治平也洞燭利源窮極名根好與不好煙銷冰釋瞿曇之兩住以度世也

界有定方東南西北乃可分耳無起無止寧有定方無定方則世人所號東南西北者我不信也時有定限今古脩短乃可分耳無初無終寧有定限無定限

則世人所號古今備短者我不信也

古人云若取自己自心為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為對治精哉攝楞嚴五陰之魄追圓覺四相之魂矣嘿契斯語乃有趨向

吳尚之問六塵虛妄我知之矣柰此目前山河大地何余曰楞嚴經云根塵同源子知六塵之虛妄而不知六根之虛妄何也

擁爐次忽聞咄咄之聲細聽乃出湯瓶中童子曰何也余曰地水火風激而為此聲也童子曰人之咄咄

白齋齋集

卷之二十一

八

嗟嘆誰激之乎余曰亦地水火風也我也爾也湯瓶也此三物者等耳

里中某兇人也或曰其家門風或曰其家陰地應出惡人或曰其宅門有某星合生此人或曰其人火病發時兇狠尤甚或曰某八字應破家或曰某人面肉橫生那得不性兇余曰諸君惡之否曰甚惡之余笑曰此不由渠也渠如一傀儡耳而掣其左右者又係大幻師其人欲不兇惡何可得乎曰惡之非耶曰我亦惡之但渠為惡不可柰何我與諸君之惡惡亦出



于不可柰何諸君皆大笑  
學未至圓通合已見則是違已見則非如以南方之  
舟笑北方之車以鶴脰之長憎鳧脰之短夫不責己  
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

或曰不執已見是乎曰既有見安得是既有是安得  
不執無見可執亦無是非

笑獨辟之異而不知兩辟之未嘗不異也嘆濕化之  
奇而不知胞胎之未嘗不奇也觀此大地五穀蔬菜  
感濕感熱茁焉怒生如兩浚菌蕈尤易生易萎人身

白蘇齋集

卷之二

九

亦然澁精血醞釀生亦濕熱所化也與菌蕈奚異夫  
以忽然濕熱所化之軀噉濕熱忽然所化之物以延  
刹那之命而于其中競長競短不亦可耻之甚乎

農工商賈廝養皂隸所作之事日化月遷所說之語  
亦日異月殊以其新也惟俗學終身在人涎沫下作  
生涯無一新語大可厭

楞嚴經曰因明立所而既妄立生汝妄能無能異中  
熾然成異又曰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  
知性因了哉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

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嗟夫嗟夫明了之毒一至  
此哉學道之人惟恐不明惟恐不了定要分疎得下  
解脫得通可謂錯用心矣

學道者取聖人而不知有取非聖人也舍凡夫而不  
知有舍即凡夫也以非聖人求聖人以凡夫脫凡夫  
惡乎可或曰無取無舍即聖人耶余曰若即聖人仍  
不離取若非聖人仍不離舍嘿契而已非言可詮

東坡知揚州夢行山水間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  
道人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旦一紫衣道士投謁曰  
夜出不知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道士惶駭而  
退宋徽宗遊神霄等夢此顯化人令穆王神遊固  
非奇事也然亦可發心識之不為我有矣

癸辛雜識云今時風俗薄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  
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  
見禮之薄矣然此說兩非者正今之所是所謂薄俗  
者正今之所謂厚俗也是非厚薄寧有定論

宗門中戒律甚嚴不貪佛不貪法不貪涅槃是持不  
貪戒不嗔生死不嗔凡劣是持不嗔戒不起念無念



障不求佛無佛障不求法無法障是持不痴戒不離  
折名相不割裂道理是持不殺戒偷心真絕不犯他  
人首稼是持不盜戒不深着真如不浸淫妙理是持  
不淫戒不讚佛祖是持綺語戒不訶下劣是持惡口  
戒生佛不二是持兩舌戒此名真戒十地菩薩大阿  
羅漢猶是破戒人

或曰某學佛無進柰何余曰非君不學佛之過過在  
不信有佛法其人恚然作色我至誠歸依心中達于  
面目有那一毫不信余曰君信面上有眼耳否曰何  
消信余大笑曰君纔信得有眼耳及

白蘇齋集

卷之下

十一

或問某某是一流人為甚麼一人平生快活一人平  
生極不快活余曰快活有甚麼強似苦惱又問快活  
與苦惱受用迥別如何一樣余笑曰受用又有甚麼  
強似不受用其人怒曰公甚糊塗余曰不糊塗有甚  
麼強似糊塗其人大笑而止

慧遠畜一鷲每聞講經即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  
則鳴翔而出法欽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游  
他亦欽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

逢人問籍字過節着新衣此詠村漢詩也出瑣碎錄  
極妙

程泰之考古編知好色則慕少艾編思經傳無以艾  
為好之文艾刈也刪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  
少減于孺慕之時矣至有妻子則慕妻子孝哀于親  
不止稍艾已矣此說甚有理

稽神異苑稱江陵衣冠薨澤琵琶多于飯甌措大多  
于鯽魚甚新今措大益多于昔琵琶遂為鱗角矣

從來文士名身顯赫者固多然無過白樂天者雞林  
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一  
重價歌女倍直姑無論矣荊州街葛子清市儈耳自  
頸以下遍刺白樂天詩每詩之下刺一圖凡三十餘  
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嗟夫異矣

張子韶曰觀世無非幻而人處習中不覺乃認喜怒哀  
樂為真不知喜怒哀樂從何而生以為本有則非  
物不形以為本無則不可責之于木石此數語甚精  
若以此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真破的矣子韶  
有心傳錄乃其甥于恕所編者似此入理深談絕少  
無乃于氏河漢其語不之載耶殊可惜也于恕嘗疑



佛氏之徒未能泊然無欲蓋指大慧之徒也子韶語之曰佛氏一法陰助吾教甚深未可薄之吾與杲和尚遊為其議論超卓可喜也其徒寧得皆善吾甥所見者其徒之不善者耳又曰吾自來知吾甥惡之此意執得堅時亦好但恐見不透反為其徒所冷笑且更窮究子韶直是沒柰何微辭引之耳然亦可見于怒之鈍矣其不能識阿舅精語無責也

楊朱自是一種討快活得便易人楊王孫正是他的派後來高士傳中人名是他一派但此等打不過名

白齋齋集

卷之二

三

障姑尋世間一種幽閒清適之樂以自徜徉度日還是楊朱之二乘弟子然較之常人真有仙凡之隔與王則之陶周望願升伯共看月道院閣上則之指月曰世間乃有此等可愛可玩之物余曰秦淮海有言凡悅可人耳目者皆善想所寢夫闌浮提中善想所寢當無逾此願此時此景披襟飽玩者幾人周望因極談往在西湖看月之趣相與嘆賞者久之

癸辛雜識云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布易浩繁滌他處比又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

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謀利之事然則人之嗜利無厭無不天寔為之耶

江鄉志末卷記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脩供以薦嘗謂張子韶曰老僧東坡後身子韶曰師筆端有大辨寸前身應是坡耳世傳東坡為五祖戒後身然未有稱其為妙喜前身者亦竒聞也但攷杲公生七年坡公方卒恐未是



白蘇齋顛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叅校

雜說顛

予始讀陽明先生集意不能無疑及讀先生天泉證道之言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嗟夫先生殺藏家上一着許多年不露一點端倪若非龍溪自悟當終

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二

身閉口矣。大宗匠作用何如哉。前輩為余言陽明接人每遇根性軟弱者則令其詣湛甘泉受學。甘泉自負陽明推已歡然相得。其實陽明汰去砂礫直尋真金耳。予時王龍溪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場中陽明亟欲一會不來也。陽明却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瞰龍溪所至酒家與共賭。龍溪笑曰腐儒不能博乎。曰吾師門下日日如此。龍溪乃驚求見陽明一睹眉宇便稱弟子矣。

李宏甫叙龍溪語錄曰陽明之時得道者如林吾不

能悉數之。獨淮南一派其傳為波石山農等。波石之後為趙大洲。大洲之後為豁渠和尚。山農之後為羅近溪。為何心隱。心隱之後為錢懷蘇。為程後臺。余客歲見宏甫。問曰。王心齋之學何如。先生曰。此公是一俠客。所以相傳。一派為波石山農。心隱負萬死不回之氣。波石為左轄時事不甚相干。挺然而出。為象蹴死骨肉糜爛。山農緣坐船事。為人痛恨。非羅近溪。揀之危矣。心隱直言忤人。竟榷死武昌。蓋由心齋骨剛氣雄。奮不顧身。故其兇孫如此。又王心齋一日與徐波石同行。至一溝。溝殊濶。強波石超。波石不得已奮力跳過。心齋大呼曰。即此便是。

白蘇齋集

卷之

二

趙大洲贈謝給諫序論五殺甚妙。語多不載。其末一段曰。謝子本知與天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同其能也。與千古萬古已去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也。疑此者謝子之真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真信也。真疑之體即信體也。真信之用即真用也。求去其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是謂不假修習之心。不俟旁求之性也。又別江北谷序畧云。真學真志。真志真修。



真修至虛至謙至虛無見見即是我至謙無我  
我不可見終日乾乾學此而已見起忘修我起害志  
修非真修志非真志敢曰真學夫真學也者不昧不  
落不著不倚不倚也者學於見聞知識而不倚學於  
人情事變而不倚以至學於天地而不倚無地無時  
無事非學而不倚不倚也者無我之謂也見無我則  
倚於無我不倚也者無見之謂也無見也者見即是  
我無我也者我不可見此真見真我謂之真志真修  
謂之至虛至謙謂之誠意如是改過謂之改如是懲

白蘇齋集

卷二

三

愈謂之懲如是徒義謂之徒如是窒慾謂之窒如是  
自改自懲自徙自窒謂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謂之  
自慊謂之自誠夫誠之者性也非見也北谷子以告  
於波石徐子徐子曰趙子恐子之學自見起見自聖  
人起故為斯言也夫見不自聖人起則吾良知自有  
不昧而見為真我學不自見起則我良知自有不倚  
而學為真修趙子與子篤友道者也故為斯言也雖  
然趙子言之是矣吾猶憂其自見中叢也又與胡廬  
山督學論學畧云來論學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

誠然但云欲卷而藏之以已立處未充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云已立未充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礙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修久之不怠徐徐當徹去矣即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即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種種色色剝剝塵塵皆在此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凌奪換轉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為沾滯難於解脫耶且公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愚意度

之當如李異人合論謂自他不隔于毫端始終不離於當念云耳如公云責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為已任又立處未充則不免于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理也而欲取為已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已立未充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非謂隨順覺性也古今不貴踐履只貴眼明歷落分明雖於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礙塞處一歸於習氣之累漸資薰脩方便而徹之耳



羅近溪先生曰：夫人與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乃是獨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念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為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影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為純亦不已。顯望發靈通，以為字泰天。

先用力愈勞，違心愈遠。豈知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之心以時而顯，人之心以時而用。時則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而初無分別。入居靜室，而不異廣庭。出宰事為，而即同徑史。煩囂既遠，趣味自深。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閑。靜愈久而神愈會，尚何心不真，道不凝，而聖不可學哉？又一日，煊武場講畢，父老子弟以萬計咸依，聽先生進講。生問以所自受用處，生對以常持此心，不敢放下。先生頷士夫嘆曰：只恐心所持者未必是心也。生未達，先生遍指面前所有。



示之云大衆環侍聽講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  
朗鳥鳴花發各共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老幼咸  
躍然而前各有稱說先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  
諸人本心因教誨慰極之莫不感泣先生強止散去  
諸士夫復問曰諸老幼所言既是本心則生所言者  
又何獨不是心耶先生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  
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  
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  
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復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

白蘇齋集

卷之三

六

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  
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  
渾淪浩濶處曾未見得詎云持守則所執者或只意  
念之端倪或只聞見之想像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  
生復進而質曰心與意如何相去如此之遠先生浩  
然發嘆曰以意念為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然矣又奚  
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  
清而謾謂有志聖學是猶煮沙而求粥也衆求指破  
先生嘆若使某可得用言指破則此生亦可得以用



力執持矣。衆咸有省。又先生過臨清，忽道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而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盡，當勸而目，輒不瞑，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強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終擾，夢裏亦自昭然。君今謬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為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意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靈存想，是為鬼界。令人脉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妄縻，是尚得為善學者乎？先生驚起，叩天伏地，汗下如雨。泚是執念潛消，血脉猶執。又曰：學者須過信闕，未過此闕，大信則大進，小信則小進。既過此闕，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又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思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



謂疑若當懺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此則無中生  
有惟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為然李龍湖先生答  
周西巖曰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  
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  
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  
賢知不可使知者以其意見橫胸中也除是二種則  
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  
知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  
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渠

生以前所作所為皆是誰主張乎不幾於日用而  
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認作佛既目  
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真  
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  
識心分別妄為有無非汝佛有有無也明矣且既自  
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天下豈  
有佛外之人人外之佛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  
之間也又答鄧石陽書曰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  
除卻穿衣喫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



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兩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真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真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於此明察得真空則為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為行仁義入于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慎乎昨者復書真空十六字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為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為極則也邪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深了一點塵垢此一點塵垢便是千劫繫驢之橛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先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別則反不知百姓日用也又回勿說畧曰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而入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



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  
耳目聞見心思測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  
之非禮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無蹊徑可尋無塗轍可  
由無藩衛可守無畧量可限無扁鑰可啓則於四勿  
也當不言而喻矣又說童心曰龍洞山農叙西廂末  
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  
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  
假純真竅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  
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白蘇齋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  
失也然童心胡然而走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  
耳目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  
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  
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  
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  
美之名是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  
聞見益自多讀書識義理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  
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不以護



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爲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抵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爲實生光輝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率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爲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爲心矣則兩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乎。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業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場何辨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於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怨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



妄而為近體又妄而為傳奇妄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西廂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

大洲歸里時徐暮源與吳悟齋同送大洲悟齋極口講道學大洲曰公真好色徐暮源遂言人愛世上聲色傾利却不愛道曾不知有大捨有大取大洲持杯大言曰我進公一着我這里無取無捨

鄧豁渠昔為秀才教學寺中大洲名欲講學寺中以鄧故講于廂房後鄧竊聽大洲法語大喜便執弟子

白蘇齋集

卷之十二

十一

禮大洲亦知其根性猛利可以共學極愛之後有來學者悉令從鄧學及後鄧有四方之志大洲留之不得遍遊天下十餘年後其族人鄧石陽為衛揮節推傳聞豁渠在兩屬邑中大驚曰以為死于四方矣乃在是耶便尋至府衙中而大洲先生適入都過衛鄧亦往迎大洲見鄧如隔生遂下輿同步至官署鄧聞其父母皆喪又聞兩弟以尋渠死楚中大痛仆地大洲問公如此哭是真情耶曰吾父母兄弟俱死何為不真曰公如不能忘情豈無丘墓耶鄧曰歸么好但不



餘年而語及輒涕居嘗語子吾今裕故能施耳不若  
先姑貧好施也若所以有茲日微先姑之德不及此  
子孫無忘先姑哉乙卯方伯公領鄉書丙辰成進士  
己未官比部郎太夫人相從京師為置側室高禮訓  
慈育閨內穆如居四年不置一鮮麗服外大父秩滿  
封安人癸亥中憲公歿太夫人佐方伯公襄事如禮  
丙寅方伯公僉憲江西時長憲者喜敲朴公庭蹄楚  
聲不絕太夫人聞之戚然曰彼戚怒易解耳而生命  
難續且若之何以人灼肯之痛博已一快也方伯公  
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為之改容曰詩佩並言當章是時鴻臚及孝廉駕部  
公并為諸生學稍怠輒督責之曰汝輩若是而望踵  
父躅耶夫豈有不蕪褻而饗飧者稍精進輒沾沾喜  
亟為酒脯佐勞未幾高亦舉子太夫人子之不啻出  
也庚午方伯公意不忍舍去太夫人從傍促曰君忘  
平生語耶柰何當盤錯而不力夫酬主恩策勳名在  
此所也吾為君養母幸無深念公乃行已而捷聞  
穆皇帝嘉邊臣勞晉秩賜金今上改元公以邊臣  
故例得疏恩于是晉封恭人云丙子方伯公備兵溫

曰若汝所言止圖口角圓滑不知一舉足將墜于坑也生死無常轉瞬即至如何談記宗門見成相似之語以為究竟都云我已成佛不必念佛若約理而言世間一蚤一虱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無別乃至諸佛成等正覺證大涅槃本體未嘗增得一介衆生墮三塗趨生死海本體未嘗減却一介如如之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皆是妄見亦無如來亦無衆生于此證入亦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法泯絕心量迢越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着至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二

於進脩法門于無脩證中修證于無等級中等級于差萬別雖位至等覺尚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從上祖師所以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一向說心說性說空說幻說頓說漸說因說果于經萬論無不通曉及問渠本命元辰便將經論見成語言抵對除却見成語言依蘊茫然無措所謂數他家寶已無分文其或有真定修行之人不見佛性辛苦行持如盲無導于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剗其



語言塞其解路令其苦參密究逆生滅流生滅情盡  
取捨念空始識得親生父母厯劫寶藏却來者經者  
教一二如道家中事然後如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  
餘習拜空花之如來修水月之梵行登陽燄之階級  
度谷響之衆生不敢寐證是謂佛種如供奉問岑大  
巫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證否岑曰未證奉曰何以  
未證岑曰功未齊于諸聖奉曰若爾何得名為大善  
知識岑曰明見佛性名得名為善知識也弘辨禪師  
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對治令  
白蘇齋集

卷之六

十五

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為山曰初心  
頓悟自理猶有無世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淨  
除現業流識即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趨向若  
論諸祖師為人之處壁立萬仞大火聚中觸之即爛  
刃鎗林裡動着便燒未曾開口已隔千里萬里至機  
緣之外平實商量未嘗盡絕階級盡遮脩行傳燈錄  
中分明詳悉大慧中峰言教尤為緊切成勸勉惟  
恐空解着人墮落魔事何曾言一悟之後不了  
頓同兩足之尊盡滿涅槃之果後世不識教意不達



祖機乃取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為行持昔之人為  
經論所障猶是雜食米麥不能運化後之人能記禪  
宗語句株因撒果越公過頭是日取大黃巴豆以為  
茶飯也自悞悞人弊豈有極自達磨西來立此宗門  
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  
者少今傳燈錄中如麻如粟同云入悟其實迥別至  
如般若緣深靈根夙植伽陵破卵香象絕流或見根  
宗于片言或顯威用于一喝一聞千悟得大總或  
有懷出世之心其丈夫之志舍彼塵情究此大

枯小解惟求實知卧薪嘗膽飲冰吞檠如此三十年  
四十年後或遇明師痛與針割偷心死盡心華始開  
此後又須潛行密修銷融餘習法見尚捨何況非法  
若趙州除粥飯是雜用心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香  
林四十年打成一片兢兢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煙銷  
灰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  
詰其所證恐未未能超于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  
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也得大智慧具大辯才任持  
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于楞伽會上遙為受記然亦



不過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而觀經中上品上生生于彼間一刹那頃亦證初地今宗門諸大祖師縱使間離蓋纏語出窩臼豈能即過龍樹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已具不墮階級之見而生于安養與上品上生所證之果正等則禪門諸人所證豈能獨過良以上品上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未還同禪門之脩止是念佛往生別耳然吾以為禪門悟修之士既不能取無餘涅槃同于如來

不肯取有餘涅槃同于二乘名入普賢行願之

毋共

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不捨一身受身濟度衆生則當從一刹至刹如諸佛既見諸佛還同往生究竟與上品上生止在雁行伯仲之間何以高視祖師輕言淨侶其或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道難勝習一念不盡即是坐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胞胎如五祖戒出為東坡青艸堂再作魯公隔因之後隨緣流轉道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還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况後世宗風日衰人之根器亦日以劣教心既多不真功夫又不純一偶于佛祖機鋒知識語



言或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即是處意識行不到語  
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處將古人語句合會無不  
相似既得此相似之解即云馳求已歇我是無事道  
人識得煩惱如幻則恣情以肆煩惱識得修行本空  
輒任意以壞修行謂檀本空也反舍檀而取慳謂忍  
本空也反肆嗔而冥忍言戒則曰本無持犯何名重  
持輕犯言禪則曰本無定亂何名舍亂取定聽清順  
意踏有譚空既云法尚應捨何為復取非法既云真  
之不求胡為之求妄既云公觀習定皆屬可

白蘇齋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八

如何獨貪名利偏合無為之道愛憎毀譽之  
觸之而即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之而已動爭  
我說說非甚至以火性為氣魄以我慢為承當以  
譎詐為機用以誑語為方便以放恣為遊戲以穢言  
為解粘讚歎破律無行之人侮弄繩趨尺步之士偏  
顯理路故窮玄極妙莫之踪跡盡刻行門故縱意任  
心無復規矩父既報讐子遂行劫寫鳥成馬展轉差  
謬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隄之尚溢如何日以圓滑之  
語大破因果之門決其防藩導以免流欲出三塗無



有是處石頭居士少念志崇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  
洞有所入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情未能  
相勝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  
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之盡破又復博觀  
始知此門全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于是  
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  
示以一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涯歸皆同  
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為宗以悟為道以六度

白蘇齋集

卷之十二

九

進以解狂禪之感香光識

所後讀此論宿疑冰釋所以今日不憚

如醫浪子憐客汝宜盡剗舊日知見虛心誦

當有入生死事大莫久遲疑于是禪人悲淚交

下禮而去時萬曆庚子仲春之廿有三日也

雖戒殺生而未能忘味一月之內尚有十日食三

淨肉饒習深重極可厭恨及讀楞伽至斷食肉品見

其字字痛切遂朝夕誦持用自警策夫達磨宗門第

一祖楞伽經達磨印心之經也其諳諳戒殺若此餘

戒可例今學者浩浩謬宗乃不重戒豈不大悖少林之本旨哉或曰如此則悟緩于戒耶曰何可緩也種種戒行總為悟設故未悟則藉戒資薰已悟則藉戒以苟不圖悟持戒奚為若情然持戒云不須悟是天不怨中鵠竹舟不必到岸恐勤苦萬劫終無一死之日也

10440



